台學統

台學統卷四十五

黃巖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三十三　明儒別派下　姚江王氏學派

下

尚書黃久菴先生綰下

遺文按黃巖集載其文二十三首內三首已載他傳復酌錄七首於此以見一斑又錄黃巖志金石一首

論刑獄疏嘉靖六年　明臣奏議

臣謹奏伏惟我朝太祖高皇帝肇迹民間享國特久備歷艱難飽諳物態故立制定法準今酌古周備無遺視漢唐宋為過之至刑獄一事尤在所慎既設刑部以掌

邦禁又設都察院以司糾察兼之問刑又設大理寺以專審錄凡問過罪囚具照送審凡招不協情情不協律者駁回再問若駁回三次改擬不當將該官吏具奏送問謂之照駁照者照其情律也若問有冤枉囚自翻異不服則取供行移改調隔別衙門問擬二次翻異不服則具奏會同九卿圓審詳載諸司職掌與大明會典爲制甚密及查現行條例遇有重囚稱冤原問官員輒難辦理者許該衙門移文會同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就於京畿堂會同辦理果有冤枉及情可矜疑者奏請定奪蓋使彼此研精互相覺察故爲問刑審錄之司者敢不積誠竭慮據情法以議其平哉法得其平人皆易知

易守而不犯故刑罰得中民獲措其手足所謂辟以止
辟刑可期於無刑也奈何豐豫之餘人心玩愒問刑者
不惟五辭之審五疵之克審錄者不知覩刑之中獄成
之孚惟意出入百司視效不究其當究刑每濫於無辜
不問所以問罪常誤於非情苛碎煩擾長宄興姦俾善
良無控訴之門狙詐得橫行之路習迷不返乃稱守法
因陋蹈弊反爲得體以求實理爲怪異以論舊章爲狂
愚遂使祖宗良法廢壞殆盡臣等有難盡言者今幸陛
下天錫仁勇孜孜勵精剗除宿弊圖新化理臣等幸沐
國恩忝司平反以爲照駁圓審之法不行則司刑者無
所畏憚庶獄決不可清他若詳定法律攷課官屬矜恤

獄囚查革淹滯省節煩擾體悉吏隱又所以清獄之源
遠修舊章上裨聖政之萬一也伏望皇上俯察特敕法
司今後問刑凡有擬議未當者容臣等查照舊規照駁
再問駁回三次再擬不當將該官吏具奏送問若問有
冤枉囚自翻異不服取供改調隔別衙門問擬二次不
服止照條例會同三法司及錦衣衛堂上官會審十分
重情遵照會典會同九卿圓審原問及改問官若容私
偏向仍有冤枉不明者一體參提同罪其餘事情均乞
敕令本寺及各衙門欽遵施行臣等幸甚天下幸甚爲
此開列於後
一問刑衙門固應遵照律例問擬發落但民僞日滋或

有所犯出於律例所不載者或情重律輕或律重情輕難以照常科斷者由該刑部都察院及本寺臨時擬議上請奉旨欽依發落歷年以來并止六端此皆出於聖明參酌情罪以補舊章之未備誠宜傳之永遠使司刑者有所遵守也臣等恐文移積久職守不常未能一一查照奉行至有出入或重複奏請上煩宸斷深為未便合無行令刑部衙門會同本寺將自嘉靖元年以來凡問過事情臨時擬議奏請及撫按等衙門奏行部院議處具覆奉有欽依發落者逐一查出再行議擬停當開款具奏取自上裁者著為定式增入問刑條例通行內外問刑衙門永為遵守其近日刑官私議比附律條之

類刻附律書者俱不許傳用庶聖謨丕顯而刑不濫矣

一法司所以專理刑名至於大理寺職司參駁關係尤重凡任兩寺非精律例見出原問官員之上何以平其輕重服其心乎近見兩寺官其間歷年既久諳練事體盡心職業者固多亦有初入仕途律之名例尚未通曉即欲斷按庶獄未免有差原問官因得指摘罅漏借為口實至於參駁本寺亦不降心輒逞雄辯往復數次淹累囚眾至不得已只得將就允行亦有彼此騰謗遂相擠陷本緣公務反成私隙以致刑獄不清多此故也合無行令本寺今後遇有新除評事督令講讀律例半年以上考居疏通者方許干預平允如有刑名生疎者比

照試御史事例仍令重律重律不堪者參送吏部對品改調在京別衙門敘用其現在者除寺正寺副不考外其餘亦限三月以裏通加考驗勤惰內有年久未諳者一體參送吏部別用若有究心刑名才識出衆者開送吏部候兩寺正副員缺不論年資銓補至爲正副又能益勵職業比照刑部各道年深郎中御史一體不次推陞如臣等堂上官不能正己格物以致刑獄未協于中亦乞聖明早賜罷黜以爲不職之戒庶人心知勉法律昭明而足爲天下之平矣

一訪得刑部近年以來問理刑獄多便己私不體朝廷欽恤之意每遇强竊盜及人命重囚不問虛實輒加嚴

刑苦訊又有經本寺審允題奉欽依處决者分付獄官私行謀死詐稱病故不得明正典刑及未成招死者枕藉於獄雖經御史及錦衣衛官相視不過虛行故事本寺所審者止據現在人犯病故者例不查考以致該部肆行無忌問官緣此得省文移提牢官緣此便於防守而以人命之重如拉犬彘習以爲常漫不知惜甚傷天地之和召災致變未必不由於此此等弊政已非一日兹當欽明大獄八圖自新誅無敢蹈前非者臣等恐宿弊難祛須風易靡不可不預爲之防也合無行令刑部衙門戒飭各屬俱要仰體至仁重惜民命一應罪囚無得非法陵虐有患病者提牢官及司獄官請醫調治不

痊身死者一面行文都察院等衙門差官相視明白仍一面將患病緣由開送本寺以憑查審若御史等官驗有重傷及本寺審係矜疑人犯并未結事情雖係真正死罪重囚不曾請醫用心調治假揑虛文開報者俱將當該官吏參究從重治罪其男子杖罪以下及干證平人婦人徒罪以下者不許一槩淹禁每月終該部堂上官仍將現在開除病故囚數開具說帖御前宣奏庶司刑者有所避忌而囹圄無冤獄矣又訪得相視官往往畏懼復命推延數日積死數囚方行相視以致屍肉潰爛臭穢熏蒸莫敢近前非惟死者莫辨其冤生者亦被所染瘟疫舉發莫可救藥誠爲可矜亦乞敕都察院等

衙門遇有該部開報死囚隨即差官相視所差似前耽悞參究治罪如此則陛下如天之仁及於枯骨矣

一近時法司問事多有淹滯日久牽累人多合無行令今後問擬大小事情及行各城勘驗者大事限二十日中事限十日小事限五日俱要提齊完結如錢糧行查未明强竊盜倂拏正犯未獲人命未檢結勘以致稽遲者將現在人犯及本狀內各起事情先行問招送審本寺即明開各犯到官之日以憑查考有淹滯過期者年終彙奏量請罰治如例應委官勘問及行軍衛有司會勘違限幷託故推調不即赴勘者原委衙門照例參奏提問庶宿弊可革而官無曠職矣

一近日各城巡視御史并兵馬司衙門每遇地方呈報
小事不論情之輕重概送法司法司又加求入以重罪
送寺審駁方行改正又聽人囑託濫准詞訟批發兵馬
司問理以致牽累貧民動經旬月甚至傾家蕩產鬻賣
子女始得完結者臣等以爲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市井
細民愚蠢無知過恆不免或因醉酒喧譁或因微末爭
搆至有妻妾妒寵而反目子孫違令而打駡皆人情所
不免該城量行責治已足示懲戒若一概送問反戾人
情誠爲擾害合無行令各城御史今後除強竊盜人命
等項重情地方呈報照舊送問外其餘一應小事審無
別故者量情發落不許送問法司亦不許受理凡軍民

詞訟俱赴通政使告行法司提問亦不許巡城兵馬司等衙門濫受擾民庶刁風可息而貧民獲安矣

一給由服滿雜職官及吏員人等到部違限及洗改緊關字樣者查考大明會典及該部節年題准各有送問事例固難輕宥但近據送問者審其情各可矜事非獲已如過限者因久候巡按考覈或因官司不卽起文或因缺盤纏或因疾病或因地方遠涉不得及期赴部其洗改者或因司府吏胥差誤所致原無緊關字樣若不體恤一概送問則贖罪一番所費不貲又聞有吏違限免其送問罰班書辦轉行顧人繕寫遠方貧吏未免揭債了事揭債日久未免貪求自給及至敗露或反回護

衙門不肯送問如此是責其細故而啟之以犯法也合無行令該部今後除官吏職役已滿及丁憂服滿并事故已經起送不行赴部者吏除照常十七箇月與官批限外再量地方遠近各除本程復有違限及查有眞實姦弊批文咨結俱有洗改緊關字樣者俱照舊送問外其餘過限未及三年原籍幷所在官司告有事故勘帖明白至若雖緊關字樣或洗改批而咨結眞正或洗改咨結而批眞正或結狀一處洗改他處查對不差並洗改非緊關字樣律稱勿論者俱免其送問及罰班書辦等項庶情法兩盡事得不擾而卑官賤吏亦可以責其守法矣

疏入得旨這本所言體悉人情不渝法守且合朝廷欽
恤之意法司便查照著舉行

辨王守仁理學疏從府志三台文獻聖學宗傳參定

忠臣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昔爲都事
今少保桂萼時爲舉人臣取其大節與之交友及爲南
京都察院經歷見大禮不明相與論列從此二十餘年
始終無閒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堪以柄用萼與守仁
不合因不謂然小人乘閒搆隙然臣終不以此廢萼平
生也但臣於事君之義師友之道則有不得不明者夫
臣之所以深知守仁者以其功與學耳然功高而人忌
學古而人不識此守仁之所以不容於世也蓋守仁之

大功有四其一宸濠不軌謀非一日內而內臣如魏彬
嬖倖如錢寧江彬等文臣如陸完等爲之內應外而鎮
守如畢眞劉朗等爲之外應故當時中外諸臣多懷觀
望若非守仁忠義自許身任討賊之事不顧赤族之禍
倡義以勤王運籌以伐謀則天下安危未可知矣今乃
皆以爲伍文定之功是輕發蹤而重走狗也豈有兵無
勝算而濠可徒搏而徒擒者乎其二大帽茶寮浰頭桶
岡諸賊寨勢連四省兵連累歲若非蚤平南方自此多
事守仁臨鎮次第厎定其三田州思恩搆釁有年事不
得息民不得安故起守仁以往定以兵機感以誠信乃
使盧王之徒崩角來降感泣受杖遂平一方之難其四

自來入寨爲兩廣腹心之患其閒守戍官軍與賊爲黨
莫可奈何守仁假永順狼兵盧王降卒襲而殲之遂去
兩廣無窮之巨害實得兵法便宜之算夫兵凶戰危守
仁所立戰功皆除大患卒之以死勤事夫兵政國之大
事宜爲後世法可以終泯其功乎守仁之學其要有三
一曰致良知實本先民之言葢致知出於孔氏而良知
出於孟軻性善之論二曰親民亦本先民之言葢大學
舊本所謂親民者卽百姓不親之親凡親賢樂利與民
同其好惡而爲絜矩之道者是已此所據以從舊本之
意非創爲之說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葢知
至至之知終終之只一事也守仁發此欲人言行相顧

勿事空言以為學也是守仁之學勿詭於聖勿畔於道乃孔門之正傳也可以終廢其學乎然以萼之非守仁遂致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堯舜誰之過歟故臣不敢以此為萼是也夫以守仁之學之正如此其功之高又如此乃旌賞不及削罰有加廢褒忠之典倡黨錮之禁萼之所以輔明主者為何如哉今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童載骨藁葬空山鬼神有知當為惻然臣實不忍見聖明之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於異世陛下猶當追崇況在今日哉臣昔與守仁為友幾二十年一日憤寡過之不能守仁從而覺之若有深息遂復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臣

於君父之前處師友之間既有所懷不敢不盡昔萼爲小人所譏臣爲之憤既而得白臣爲之喜固非臣之私也今守仁之抱冤亦猶萼之負屈伏願擴一視之仁特敕所司優以卹典贈謚仍與世襲弁開學禁以昭聖政若此事不明則萼之與臣終不能以自忘故臣敢言及於此所以盡事陛下之忠且以補萼之過亦以盡臣之義也

謝陳御史招應舉書

綰無似不敢妄有所干執事不知其不可欲等諸豪傑之流壯其志以引其歸將與之應舉而進之此固君子大公之所用心綰何幸有此遇哉綰聞士不可以苟過

亦不可以徒遇既有知之之明必有應之之實心有所懷敢不爲知己者一陳之綰田野鄙人幸蒙朝廷以先祖有旦夕之勞蔭爲國子生以世其祿自受恩以來恆惴惴焉惟恐負盛世之德以隕前人之光顧其力有不足者潛深伏隩行且念遠去以求不相聞於人偶及相知勸勉因復就舉有司競於蒙昧雖再失不知其辱一日讀家書得橫渠張子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服勤任事長廉遠利以㳄世風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反羞順理爲無能不知蔭襲爲榮反以虛名爲善繼誠何心哉王

荆公曰凡士未官事科舉者為貧也有官復事科舉僥倖利達學者不由昔周元公蔭補官不失為亞聖張敬夫呂原明亦以蔭補不失為大賢抑何屑屑於此哉綰嘗反覆思之芒背駭愕以見聞之晚而嘗辛勤為舉業為悔今者既知何可恥其過而作非舍其同而求異九品之官易得一畝之宮可懷果於此焉無似雖貴極卿相富之萬金誠亦無重乎人而亦非身之榮故今為綰也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其所不能與非其分不為也蓋有命焉而綰之不與於科舉也誠命矣綰聞有貴賤之分有聖賢之義分之所在雖聖賢不敢違義之所在雖天子不得沮所以古之君子

不𢙢諸侯之求而從胥吏之呼虞人不以旌招爲榮而甘心於喪元盍分與義使然也非苟爲異於人正以擇其是非之明合乎大中至正之道也人不此之深反汲汲皇皇於非分之求得則喜無以勝不得則戚戚不能存旦夕是皆中無所主不深於斯道者也是故君子脩道進德行當極其太念其重苟非其時窮且老而死無悔焉顧綰何如人亦得以此爲言者惟執事愛才樂善惓惓爲世道計將導之大且重者不但以一第爲寵而已也故敢肆其說如此伏惟矜其愚遂其志則所以進之者大矣豈勝恐冒不宣

古人之文實理而已理散兩閒蘊諸人心無迹可見必俟言行而彰言行人之樞機君子愼之而實理形焉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此其載籍之初文之權輿乎故文之爲用以之撰天地而天地爲昭以之體萬物而萬物爲備以之明人紀而人紀爲修以之闡鬼神而鬼神爲顯以之理庶民而庶民爲從以之考三王而三王爲歸以之俟後聖而後聖爲存所以經緯天地肇率人紀綱維萬物探索陰陽統貫古今變通幽明而不可廢者也陽明先生夙負豪傑之資始隨世俗學文出入世儒老釋之閒中更竄謫流離之變乃篤志爲學久之深有省於孟子良知之說大學親民之旨反身而求於道充

乎其自得也故其發於言行也日見其宏廓深潛中和
信直無少偏戾故其見於文也亦日見其浩博淵邃清
明精切皆足以達其志而無遺或告之君父或質之朋
友或廸之門生或施之政事或試之軍旅以至登臨之
地燕處之時雖一謦一欬之微亦無往而非實理之形
由此不息造其精以極於誠是故其用之也天地可以
經緯人紀可以肇牽萬物可以綱維陰陽可以探索古
今可以統貫幽明可以變通惜乎天不憖遺不獲盡見
行事大被斯世其僅存者惟文錄傳習錄居夷集而已
其餘或散亡及傳寫訛錯撫卷泫然豈勝斯文之慨乃
與歐陽崇一錢洪甫黃正之率一二子姓檢粹而編訂

之曰陽明先生存稿洪甫携之吳中與黃勉之重爲釐類曰文錄曰別錄刻梓以行庶傳之四方垂之來世使有志之士知所用心則先生之學之道爲不亡矣

遊雁山記 久庵文選

嘉靖壬寅季秋山陰王汝中檇李沈靜夫餘姚楊汝鳴訪予澄江之滸臨海馮子通先在館與入北山啟石龍書院居焉與論絕學未明之旨數晨夕王沈欲遊雁山予壻王正億兒承式承忠隸而從之二十有八日發黃巖衝雨夜至嶺店驛宿明日雨不止午後雨歇登驛邊小山望石門潭甚近亟往觀之潭上諸流方盛澄浸增碧下流湍泛皛渺日欲落未落四山暮色蒼然忽有水

會飛鳴下止白煙而戢歸嶺店驛太平尹曾明卿來會遂同宿明日十月之朔晨炊後至石梁洞趺坐小酌前僩石梁旁窺老僧巖外見雲山繚繞松翠楓丹相掩映如坐虛庭對簷阿皆不忍去出度謝公嶺抵靈峰欲觀羅漢洞闞崄岈攀石梯八九轉至洞中如在羣玉重樓之上不知下有人世也下觀照膽潭手探風洞亦皆奇出峰左沿溪入觀碧霄峰峰下有洞可坐數百人嘗有道人結菴今已廢出遇葉敬之來會過淨明循石壁下行數百步尋昔人所謂石峽如行巷中仰見青天如曲池綠水者出過靈巖日已墜黃巖尹林肇修令人具飯寺中衆皆倦入見天柱展旗諸峰羅列左右屏霞一嶂

中薺霄漢有駭而忘倦者卽欲登覽以有虎狼止之乃就寺飯罷入東舍宿大風自西北至聲振崖谷夜半枕上又聞猿聲淒不可堪明日登嶂右觀龍鼻水下入安禪谷坐望日出王沈楊又欲登展旗峰半覰天聰洞予以朱時言來會故先下時言盛稱小龍湫之妙衆欣然手緣溪石跨水穿雙鸞玉女卓筆獨秀諸峰而入小龍湫其谷如剖甕側立高淵走甕口直下數百尺如潰瀾噴雪墮於幽庭清池之中清悄寒溼不可久居出度馬鞍嶺觀雲錦溪沿溪約行十餘里闊幾十丈皆全石以爲底兩岸皆全石如列牆方而且平巧鑿之亦不是過水流石上雖無風亦常起文如織縠如魚鱗晛若雲錦

故名至雁蕩書院謁所祀宋王梅溪胡侍郎元李五峰明章恭毅謝逸老謝文肅諸先生出至大龍湫時言設飯距那菴雨後蕩水大下風起谷中瀑之變態益奇乍緩乍急或奔崩如雷或飛灑如雨或如煙霞飄揚迷漫滿谷共登盤谷奇觀之亭或坐或立衣袂皆溼寒氣逼人不可當予久不飲酒亦滿引數爵及下而飲又復引數爵夜過能仁寺宿列草鋪燒地鑪圍坐再論絕學深辨儒釋老精微不同之旨皆深省至夜半而寢明日欲歸閩樂清尹王卿贊欲來會候不至而行至靈巖道遇餘姚楊二壇追入山欲同遊從者促不可留惟楊汝鳴留陪夜至盤山宿於旅舍明日至於東盤山宿於樓上

因憶予往年屢遊雁山宏治間與臨海高南郭天台夏赤城予弟宗博同遊正德間又與晉安鄭繼之仙居應元忠臨海趙宏道弟宗博蕩陰章鳴仲同遊居久糧絕有乞僧糜摘山花故事今南郭赤城繼之宏道皆不可作而元忠宗博鳴仲亦不同遊噫山溪不改歲月如流而遊人凋謝如此良可慨也故記之

遊石佛記 浙江通志

石佛在雁蕩之陰路從南閤入行至溪口見大石纍纍高度百餘尺橫亙溪上若無路以入天雨雪同行皆有倦色余獨興未已猶憩道邊石上遙望大石下洞中白水流出遂起揭跣沿流步入覘洞中空洞深寂斗折蛇

行其中若楹若防若牖若堰若門若坻水分流其間匯
爲潭泓凝澄碧或溢而流或高而墮或曲而奔潨然悠
然窈然不知其去行且半里復見天宇兩山夾澗水中
流山上怪石聳出雲表不暇覽計又行四五里仰視巨
石兩兩高數百丈上覆復合中空一線僅尺許入可數
百步如丹闕開闔於層霄縹緲間曰顯勝門瀑水自門
內絕壁高澗瀉下西上有洞深闊數十丈捫崖而登石
髓下滴凝爲三像是石佛之所由名也由此左折上見
石碣宋永嘉令葛逢與僧某同遊所記於此縛松梯緣
挽可上北望石峽澗水所從出峽中稍進可至常雲俗
呼爲百辟尖有石浴桶天橋飛湫之奇出則有湖南版

臧之勝皆在數里之間不可殫述

遊永康山水記　浙江通志

從剡入永康與石門子遊壽巖行見五峰相亞意即壽巖石門子曰此俗呼爲翁婆巖者請爲易之其嶄然而出者曰天柱其覆然而左者曰石鐘其踞而右者曰維摩臺又左曰石甑又右曰蟾蜍行度一舍沿溪折入見大石插空嵬峞不可仰視羣木森茂雜然其間又行從木杪見樓閣在石壁中梯石而升弛擔而休倚檻見東南一峰突起曰雞鳴少進一峰竦出而俯曰覆釜覆釜之西一峰尤傑曰桃花北一峰稍低水時時下滴曰瀑布瀑布左連大石壁下梯石望之高闊數百丈若晴霞

爛然由固厚壁下皆洞其一即所居樓閣謂之壽巖時日欲晡谷中有雲氣籠木蓊然蒼碧日穿木葉入照洞中光景甚佳西上塗堊僅存煙痕荏苒皆宋元人書遊觀詩及歲月姓名陳龍川朱晦翁呂子約嘗同遊乃龍川親書其上又有兜率臺三字亦云晦翁親書石門子設酒茗閣上飯罷西行又一洞中置觀音像旁設大士像十八洞口有四楹楹間有粉壁屢經塗治新故數層見題詩畫竹皆剝落不全惟胡彥恭詩及鐵木普化耳會兵識字無恙洞廣而邃可居又西有石峽飛泉直下上有龍穴祈禱輒應同遊林典卿周鳳鳴應抑之周德純羅坐其中周晉明周仲器後至石門子欲即此建麗

澤祠日落歸僧廬宿焉明日去方巖出口見一峰昂首北立曰天馬下有村塢石穴中有居民竹垣茨牖儼若太古踰澗南行豁石窈窕上有一屏名青玉循青玉右行至一岡坐望方巖如方城向夕餘霞隱映路從削壁升石階八九轉未至見崖端中開一門既登如行雉堞樓櫓間忽而青山蜿蜒中藏寺宇如平埜不知爲方巖絕頂世傳有胡侍郎則（按胡則宋史有傳）嘗讀書其中沒遂爲神宋徽宗時睦賊方臘寇永康鄉民皆避於此賊顧絕澗緣大藤將至赤蚍齧藤中斷賊皆墮死澗中兩石竝起百餘丈中僅一綫名千人坑賊乃緣閒道登據夢神人騎白馬飲泉明日泉涸賊懼遂降皆謂胡公靈異其

民至今崇信寺後有石洞可坐尤陰森巔絶有小石洞為胡公讀書堂日已暮乃下復至壽巖擁蒲然鐙又十餘宿霜風淒急木葉盡赤諸友漸去應天監趙孟立徐子實相繼復來論各有得山中小生程梓周玲孫桐皆奮然有志他日去石鼓寮程舜夫載酒於路邀坐其叔父灺亭天欲暮促行四五里至山口風雨至崖松黝黑白煙横飛窅然不知所入遂過靈巖洞在山上南北通明可容千餘人由洞後石嶺登入黃葉蕭蕭容皆淒然倦卽洞草鋪燒地鑪環坐夜久乃臥明日天晴出洞南仰視洞上蒼峰矗立巖巋柏栝小樹綴石若藤蔓下垂掩映屋瓦丹碧可愛稍西一門下出崖半棧石為道曰

飛橋下望坡田自成村落東行有井深可百丈僧云昔有龍飛去復由後嶺下沿溪望北山崖石數松林鬱鬱皆可遊不暇顧再至石鼓寮翠壁參差入谷中小洞邃寂即晦翁欲屋呂東萊讀書處也西南見瀑布下注其下有潭泓深澄黛斑魚數尾游揚自得聞人聲即逝石門舜夫鳳鳴列坐石上皆喜呼童攜酒共酌久之不忍去又云東萊嘗買田四十畝今屬方巖寺故籍猶存可考既出僉謂當紀以俟來者

東盤山生壙自銘 黃巖縣志東盤山在縣東南十五里俗名五馬迴胡此銘刻崖壁上

青山不極吾生有涯有涯必盡終歸此家後千百載過者笑嗟曰誰之藏或否或嘉是非得失孰可掩遮路碑

日遠青史匪遐平生周孔素願匪誇達施窮斂易地則皆窮非有損達非有加一朝屈伸千載端邪履道聽命聖軌弗差遯世獨立無悶無譁黽勉卒世順俟靡他一息尚存無自疵瑕嘉靖二十有三年秋九月甲子久菴居士黃綰識

棻按縣志先生墓在委羽山文毅公墓下則東盤山生壙終未厝也相傳此山爲邑大姓池氏世業營壙之後爲池氏所訟殆訟不勝故改營委羽耳銘詞自謂匪誇實則不免於誇矣

遺詩按三台文獻載其詩二十四首黃巖集增六首黃巖志金石復增十一首今酌錄九首

與鄭繼之紫霄夜坐 黃巖志在靈巖洞下側逕石壁上摩崖末題正德丁丑冬石龍山人

夙志事幽尙歲晚依山隅同雲翳叢木積雪阻脩途良朋自何來弔我形影孤深樹徹永夕寒氣生茅蘇哀歌坐待旦海曙林猨呼

新開淩霄嶺黄巖志在紫霄嶺朱巖石壁上詩凡三首前二首末題正德癸酉春石龍山人書

沿澗開新嶺窈窕斵蒼煙壑絕不可扳緣藤復緜緜荆榛就芟屛夷途得盤旋俯視雷雨下仰首青穹連從兹我菴雲來往得自然

荷鋤黄巖志同上

荷鋤向山田歲饑嗟莫療妻孥向我嗔我惟莞爾笑爾饑且各忍我饑應自弔門前春雨來毋爲鄰農誚

東湖讌集次周士器韻三台文獻下同

南國甘棠地臨流列綺筵沙明餘落日山靜積浮煙待月還移席乘風且放船昆明眼中似看劍一鳴舷

和顧華玉遊雲峰

精藍絕頂敞幽扉我亦曾來借衲衣山色未應隨客換雨花猶憶傍人飛芳樽石上憐春去阜蓋雲中向晚歸見說相攜多逸興寒泉枯木共天機

新歲二日四弟攜酒江上草堂

閉門新歲少逢迎江上茅堂夜雨晴幸有惠連能載酒豈無子晉解吹笙雪融絕壁煙華細雲散長林曙色明悵望春風回萬里倚欄愁絕醉還醒

江南曲次夏少保二首

郎住大江上妾住古井頭江波日夜逝井水終不流

遊女蕩輕舟朱顔照綠水朱顔雖可見誰見妾心裏

石室黄巖志此詩摩崖在靈巖洞右石壁上末署石龍二字

天開石室如虚閣丞相曾聞此下帷歲久煙霞迷薜荔

滄江一道抱斜暉按丞相謂杜清獻公也

台學統卷四十六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經濟之學一

提刑羅正之先生適

赤城志人物門三治平三年彭汝礪榜羅適寧海人字正之歷五縣提點府界兩浙京西刑獄終朝散大夫州言前輩大雅以適爲稱首有易說赤城集行於世事見鄒諫議浩送董尊遜序秦觀生祠記及州學三先生祠記

寧海縣志羅適字正之別號赤城谿南人少從鄉老朱

繹學家貧然薪讀書登治平進士尉桐城移泗水改著作郎知濟陰縣徙江都凡民有訟曲直徑決於前不以屬吏若詿誤輒諭誨遣去黎明視事入夜不已居數月政化大行民知其長者不忍欺訟者益少出行郊野所過召其耆老問以疾苦有所願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遷推官兩浙蘇秀水災朝議賑卹以適爲提點刑獄後移京西北路熙豐間外貴人芟鋤大家赤子甚於蒿萊遂使覆露之恩逗遛不下諫官御史噤不敢語乃慷慨建白屹如勍敵爲監司務卹民隱戒督官僚嘗有書與蘇文忠公論水利凡興復者五十有五溉田六千餘頃歲乾溢有禱輒應既滿去其民思之乃即召伯之東置

生祠焉初適在江都有所興作邑人皆以爲厲已暨久
被澤颯相率圖像築室祀之他邑亦然及卒邑民累祠
祀之子六人皆太廟齋郎舊志稱適學術有本通於世
務風節凜然國士也台郡推前輩大雅必以適爲首稱
所著有易解赤城集一百卷今祀鄉賢

謹按子六人四亡曰璪曰球二人太廟齋郎生祠在
江都秦少游有記篇中敘述尚欠明晰

台學源流羅提刑名適字正之寧海人自成童時好讀
書鄉無文籍從鄉先進朱絳得論語毛詩皆無注解手
寫讀之尚未知義理之罅隙有二僧智賢禹昭以儒釋
二家自負不少下人先生因與之游假其書叩其論議

浸淫開發關此蓬彼乃知聖賢之門牆有可入者於是尋師訪友以卒所業與徐德臣陳伯模相友善得聞安定之教故其學術有本末通於世務登治平三年進士為江都令以誠心為治恥言鉤距惠文之事民有訟曲直決於前不以屬吏詿誤若小過輒誨諭遣去視鰥寡孤獨之失其所者如已致之黎明視事人夜猶未已居數月政化大行民知其長者不忍欺每郊行召父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罷行之既去民思之不置立生祠於召埭謂召伯並傳先生嘗兩被見皆以不合罷歸及提點兩浙京西刑獄行部臨海臨海人潘師孟以道義自高先生造其廬命僕扶之納四拜又為賦杲亭有交情

長在目隔岸數峰青之句其尚賢忘勢如此尤守袁爲
立祠於學與陳侍郎公輔陳詹事良翰並祀方遜志語
邑先達每以先生爲稱首所著易說文集藏於家
宋元學案羅適字正之寧海人少從鄉先進朱絳學後
與徐中行陳貽範友善得聞胡安定之教遂以私淑稱
弟子第治平進士尉桐城移泗水改著作郎知濟陽縣
徙江都政化大行民知其長者不忍欺每郊行召耆老
問以疾苦及所願爲罷行之遷推官兩浙蘇秀水災朝
議賑卹以先生爲提點刑獄後移京西北路嘗有與蘇
文忠公論水利凡興復者五十有五既去民思之置生
祠祀焉

雲濠謹按先生別號赤城著有易解赤城集百卷直齋書錄解題云治平二年進士學於四明樓郁是先生本樓氏門人直齋又言台士有聞於世自先生始又有傷寒救俗方一卷先生尉桐城民俗惑巫不信藥因以藥施人多愈召醫參校方書刻石以救迷俗

棻謹案學案列先生於安定私淑又曰遂以私淑稱弟子恐非事實朱絳乃鄉里老者不可稱先進先生亦未嘗從學名下注云附師朱絳亦誤移泗水下當補令字濟陽當作濟陰當有下當補書字凡與復云云皆知江都事今敘於京西北路下蓋亦誤矣

大清一統志羅適字正之寧海人治平進士歷知五縣

官至京西北路提點刑獄慷慨建白務卹民隱嘗與蘇軾論水利凡興復者五十有五秩滿去民爲置祠

山東通志宦績羅適寧海人徽宗時知濟寧縣多所興作民勞而不怨按元有濟寧路今山東曹州府鉅野縣是也明有濟寧府後改州今山東濟寧州是也宋時無此縣寧乃陰字之誤宋濟陰縣屬京東西路與仁府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西北因今無此縣故誤爲濟寧耳徽宗當作神宗

赤城新志羅適字正之寧海人宋治平三年進士官至提點兩浙京西刑獄終朝散大夫初爲江都令凡民有訟曲直徑決於前不以屬吏詿誤若小過輒誨諭遣去黎明視事入夜猶不已居數月政化大行民知其長者不忍欺訟者益少乃出行郊野所過召其耆老問以疾

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嘗有書與蘇文忠公論水利凡興復者五十有五溉田六千餘頃歲或乾溢有禱羣祠輒應如響既滿代去其民思之乃即召伯之東置生祠焉舊志稱其學術有本末通於世務風節凜然國士也嘗再被召見皆以不合罷歸州言前輩大雅必以爲首稱所著有易說赤城集行於世令祀鄉賢祠直齋書錄解題赤城集十卷兩浙提刑寧海羅適正之撰治平二年進士學於四明樓郁爲吏健敏頗爲蘇子瞻劉貢父諸公所知台士有聞於世自適始

□朝散大夫致政羅公墓誌銘 蓋十二字四行首缺一字當是宋字

宋故朝散大夫上護軍致政羅公墓志銘

奉議郎管句潭州衡山南嶽廟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舒亶撰按亶字信道明州慈谿人治平二年進士試禮部第一神宗朝爲御史中丞徽宗朝累除龍圖閣待制

朝奉大夫知台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上輕車都尉借紫樓常書按赤城志秩官門郡守樓常元符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以朝奉大夫知崇寧元年十二月一日替

朝奉大夫新差知歙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上輕車都尉借紫湯景仁篆蓋

哲宗皇帝卽位改元之二年詔曰知開封府開封縣羅適豈弟廉平出於天性視民疾苦如在于已朕惟京師大衆之地宜得仁人往體朕心可權發遣開封府推官

公事當是時天下曉然咸知天子仁聖所以惠養元元之意至深厚而公行治暴耀翕葩為一時公卿大夫之所歎譽謂且用世矣既而推遷出入奔走使事凡十有餘年比還得對天子而公老矣於是遂致其事以歸歸之三年夏明適大旱公曰民病甚國事也余雖老且得謝緇服明詔所以褒諭甚寵夙夜念不報萬分義終不忍以仕已貳其心頃令江都旱命浮屠氏作瑜伽法禱於揚子江神驗乃即佛祠用前法方袢暑自夕通旦擎跽曲拳百拜不少閒因以感疾浸劇遂卒於其家實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八月十有六日乙巳也

公諱適字正之世為台州寧海縣人曾祖爽祖德誠皆

不仕父允明贈中散大夫公兩舉鄉書第治平二年進
士尉舒州之桐城縣縣俗習病不知醫獨用巫治公一
日屬羣巫盡取所謂像設焚之庭下即捐私帑市藥以
予民既又石刻方書以示後用舉者移兖州泗水令山
東曠地數萬頃民佃居幾數千戶部使者欲取以規利
以禍福撼公使任其事公力建不可使者卒感悟改著
作佐郎知曹州濟陰縣居數月密訪使入飛語奏劾公
輒奪官去父老詣闕訴留者殆萬人朝廷察之以天平
軍節度推官還舊治閱二歲復官如初守臣以公最上
即徙知開封府陳留縣畿甸宿兵餘數萬主將不得其
情方春閱俄有以變告者僚佐惶駭噤不敢出氣公笑

日妄人也即其眾杖之軍以無事上遣內侍刺知德音
爲稱善邑當孔道四方宦游死不能歸而旅殯佛廟殘
骸破棺無復主名以數千計公請於朝即縣之東南隅
葬之有官於南方溺死其妻挈孤惸匃於道公館之傳
舍解衣輟食衣食之卒移其所居州里親黨使收卹以
去開封府軍巡院官闕以公攝事院獄淹不決寒餓疾
病相枕藉狠藉吏玩爲常公至則首懲其黠吏一疏其
淹坐之無辜者出之斥案牘之無用者爲衣衣之宿垢
陳敝不閱月殆盡朝廷患市易積乾沒張職鉤考公與
辟爲屬同列有忌公前數出異論者官長謀爲罷之
公曰進己退人非所願也去知揚州江都縣前此吏七

令皆不得以理去訴牒日盈庭大抵緣逋賦不能均公以保伍法集民廡下給筆札使自列人人得其平淮俗類呰窳農惰不勸公爲易置耕器身自教督之朝廷議鹽法使者妄意欲以彊民他郡縣皆應矣公獨弗聽人莫不爲公危之公曰爲國愛民令職也縱得罪何憾事卒寢時近臣有薦公可任劇召對久不報會大臣守揚最爲知公者歸相天子於是擢知開封府開封縣就遷府推官未幾除提點府界刑獄兼相度京西等路水利畿邑溝洫久湮茀歲積潦田至種不得下公設法疏畎之民始不病廣濟軍南里隄田凡數千頃地形相傾水上下交爲患公行視郎下流釃爲渠以注之淮其功利

居多朝廷賞之公曰僚吏力也推不受雖不行公志也
兩浙道蘇秀水議者不一朝廷遣專使相視經理而又
以公爲提點刑獄佐其事經費不貲民力殆不支公不
及請輒發常平貸助之朝廷爲薄其辠最後移京西北
路提點刑獄熙寧中河北災詔許流民處荒土汝州幾
數百戸至是或者規其地以冒佃告數吏有司不能判
公請如方田法民以奠居葢公少長田閒於民事無所
不知故仕宦自初暨終更十任而六爲農官其所設施
初雖若煩碎及其旣久上下情得是非曲直至則辨察
事無小大罔不飭舉教條所下吏服民聽如父詔子以
至四爲監司一切務在卹民隱戒督官吏必先廉恕而

於水事尤爲不苟有勞以故所至稱治去則人思之多爲立生祠而論者以謂有古循吏之風信然公資渾厚質直不華臨事疑疑信理直前不肯爲利害俯仰聞人之善獎與成就唯恐不力急人艱戹勇往不倦如赴嗜欲奉祿所入應手隨盡未始爲子孫後日毫髮計其事親孝於兄弟友待親戚交舊篤恩義立然諾異母兄欲異財聽其所欲取季弟死爲擇壻嫁其婦又嫁其女如已出初未知學自大母族黨發之其後家困爲撫育其孤女妻之士族嘗學於鄉先生既死與教養其子至分俸以舍之太學少舉進士與友生偕上中道輒臥疾他皆委以自便公獨留不去故人死久不能舉唱鄉人嘗

宅兆卜日月哭泣以葬之有使者數侵公他日公出使
乃在部中初疑其不能忘也公曰本自不記無可忘者
葢公義節厚德類如此而多至不可勝數平日與客語
常謂憂人之憂然後可以樂其樂葢其意向所在大抵
不以私自營晚雖退休志猶不衰而其餘力長智若尙
可以爲世用近臣使者方且交章而公亡矣人莫不惜
之公好古强學雖老不廢書當熙祐治平間學者方事
聲律而公已能用意經傳然頗獨嗜易其所爲注解合
其他歌詩章疏碑碣雜文僅百卷雅意藏書凡遺文古
事與夫國朝新書家多有之晩歲奉佛尤嚴云公享年
七十有三官自著作佐郎換宣德郎七轉爲朝散大夫

勳至上護軍服五品中散公兩娶前吳贈慈谿縣太君
後周贈金華縣太君公即金華出也娶周封永嘉縣君
男六人四亡曰璪曰球皆爲太廟齋郎女九人一亡長
歸陳師漸次陳惇次王庭筠次朱充皆舉進士一在室
餘尙幼以崇寧元年壬午三月初七日壬辰歸葬於寧
海海游之東原公雖世居寧海而姻舊多在明且愛其
湖山可樂去墳墓爲不遠遂家焉比訃至於其鄉父老
爲置位聚而哭者凡三日余與公少同筆硯又爲同年
生又嘗爲同僚今又爲同里投分實四十年自公寢疾
得日造其門迨治命與之握手而訣且詰其所欲屬我
者曾不及他夫豈謂余自足以深知其心而不待言與

故當其葬也爲具論其平生泣而爲之銘曰

允矣羅公其德孔夷維人之憂弗苟弗隨維聖天子民瘼是咨大衆之區曰唯京師其往贊哉莫如汝宜孰荒我田有黍離離水行地中自公來尸耋稚歌舞匪唯無飢凡利在人弗問細微暨厥行路枯齒弗遺內外戚疏豈不異施我罔不盡忠利愛慈百爾士夫孰一於茲公取而足其賢可知膴膴故原公乎其歸寧我邦人百世是思爰憩彼郊其生有祠配古社神春秋祀之

右碑在寧海海游郵近方出土因屬臨海李愼甫茂才紱言往搨以建初尺度之縱五尺弱橫五尺强楷書徑寸弱清勁秀潤頗有顏魯公遺意夫以羅公之

學術政績顯於元豐元祐之閒而國史無傳方志不詳可勝浩歎今得此碑然後公之歷官行事經術文章粲然復顯於世則尤可寶貴也光緒七年六月七日王棻記

雜紀

羅君生祠記　秦觀字少游撰　亦城後集

羅君之爲江都以誠心爲主恥言鉤距惠文之事凡民有訟曲直徑決於前不以屬吏詿誤若小過輒誨諭遣去覩鰥寡孤獨之有失其所者如已致焉黎明視事入夜猶不已或譏其太勞君曰與其委成於吏民有不盡之情孰若勞人之耳目哉居數月政化大行民知其長

者不忍欺始之訟者益少君乃出行諸郊所過召其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始復大石湖改名元豐廣袤數百步溉田千有餘頃是歲大穰畝收實倍於是遠近自陳願復陂塘溝渠之利者相屬君一切聽許親至其地與之經始築大隄以卻潮之患疏澤水而注諸江凡水利之興復者五十有五溉田六千頃而築之以課種者亦八十五萬有奇徙其治於東南爽塏之地爲屋數百楹以其贏財新驛堠亭館之在境者又頗出私錢營藥劑以給疾病之民所瘉至不可勝計歲或乾溢有禱羣祠雨暘輒應如響世益爲神其亭之歲滿代去民思之不已乃聚而謀曰我民之德羅君

至矣顧無以自效聞古有召伯者善治民民追思之至不忍伐其所憩之棠又有謝公者亦其流也嘗於斯城北築埭後人因名其埭曰召埭今埭實在江都之北境盍即其地堂畫羅君之像而祠之以慰吾民且曰使羅君之名與召謝共傳而不朽不亦可乎衆曰善於是即召埭之東法華佛寺置生祠焉羅君名適字正之台州寧海人學術有本末通於世務風節凜然國士也嘗再被召見皆以不合罷歸其涖官行已所可書者甚有書在江都者以爲生祠記云

台州州學三老先生祠堂記　葉適守正則撰　節錄

台州之學得祠者三人羅提刑適陳侍郎公輔陳詹事

艮翰提刑用不究故事不顯余聞鄒浩言熙豐外貴人視民甚蒿萊芟燎恨不力也是時能慷慨建白保赤子以對天命惟江都令羅適弋陽令董敦逸二人而鄒公獨謂羅公見而得之然則推於所不見其不畔道審矣

重修黃巖諸閘記 彭椿年字大老撰 節

台之五邑黃巖爲壯邑境之瀕於海者率三之二故其地勢庳鹵抱山接塗川無深源易潦易涸非資乎畎澮之利則不可也官河貫於八鄉爲里九十支涇大小委蛇曲折者九百三十六以丈計者七十五萬其洩水至於海者古來爲埭幾二百所足以蔭民田七十餘萬畝元祐閒羅公適持節本路知此邑之水利爲詳因其埭

之大者增置諸閘今之常豐石湫永豐周洋黃望皆其遺蹟也

謹按黃巖官河不知肇自何時濬自何人迄無可攷至於改埭爲閘則自羅公始也永豐周洋黃望在今太平境

送羅提刑 闕名 天台續集

滄漢可枯山可移公心獨與天地期田間經術入州縣所至父老均兒嬉明明日月照肝膽謂言吳民方阻飢回車爲我作豐歲要令國本無瘡痍買臣郡去不持節季貞遂請非康時幾年慕想在松櫝再拜一觴今得之鄉人擁路識忠孝雅慰平生良可知恩光到此何以報

行矣二浙如王畿

謹按經濟之學必以養民爲本而養民之政必以水利農田爲本羅公精熟水利之事其初政在江都利名甚溥秦太虛生祠記言之詳矣其後相度京西等路水利經理兩浙蘇秀水利葢公之所長在此而上之用公亦以此也墓志謂其六爲農官四爲監司葢宋時邑令皆兼管句勸農公事公自尉桐城後歷泗水令知濟陰陳留江都開封四縣遷府推官所謂六爲農官也提點府界刑獄相度京西水利提點兩浙刑獄提點京西北路刑獄所謂四爲監司也自唐以來仕宦必避本路故相州晝錦歐公以爲美談然韓

魏公以宰相出爲節度治相州此事之常蓋無足異獨公以疏賤庶僚監司本路天子不以爲疑羣臣不以爲過則其平日之公誠忠實足以取信於上下者尤可思也此詩蓋爲公由京西遷兩浙提刑而作結句行矣二浙如王畿則所以信公者固有素矣

赤城書堂記　王應麟字伯厚撰

台之寧海其先賢曰赤城先生羅公德業爲元祐名臣道義爲一鄉師表教思無窮踰二百年清風肅然聞之興起舊祠於學猶未特祀邑之宿儒前進士胡君元叔倡率鄉人放古閭塾之制卽公游息之地刱爲書堂合鄉之俊秀子弟而淑艾之諏諸旦評延篤學方聞之彥

前進士舒君岳祥爲之長前進士孫君釗趙君孟禮胡君三省前太學陳君應嵩劉君莊孫爲之錄訓之以孝弟敬孫其規約如藍田麗澤而稽經訂史種學績文以爲有用之實衿佩濟濟弦誦洋洋鄒魯之風藹如也某聞而歎曰美哉教學之意乎古者立教始於鄉仕焉而已者歸教閭里謂之鄉先生上老庶老朝夕坐於塾是爲左右師入而事親從兄出而誦詩讀書小而灑埽應對大而明德新民上帝之衷烝民之彝司徒所教之倫冢宰所降之德少而習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以禮義興風俗淯成人小子皆士君子之行夫聖賢爲己之學無所爲而然也堯舜君民存於畎畝四代禮樂修於陋

巷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豈待取而爲之漢儒以青紫而明經以車馬而稽古其趨向亦卑矣然猶曰崇鄉黨之化而告戒其民以父兄之教不先古意未泯也昔者正素戚先生講道睢陽始建學舍文忠甯公文正范公皆游習於斯爲一世偉人家法之粹延及後昆正素子孫若維綸若舜賓舜臣世學相承睢陽遂爲四書院之冠觴策有光焉今寧海耆德鴻生式克憲慕前哲啟迪後進俾之尊德性求放心以進於誠明養其原而即理以應事孝弟忠信培其根而餘力以學文師道立善人多庶幾見睢陽之盛詩云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羅公有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學子其懋哉某病耄不能

文然居相邇也他日海瀕爲沂泗門人若安定菁莪棫樸之材挺出其間孝友睦婣任卹如成周之時家稷契而戸曾閔也行其野則冀缺之耨茅容之耕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推家之教爲天下法將自茲始故樂爲之書

按宋史隱逸傳同文卒年七十三楊徵之與其門人追號堅素先生此云正素未知孰是

謹按戚同文字文約宋之楚邱人師同邑楊慤隱居不仕講學睢陽生徒即其居爲肄業之地祥符三年賜額晏元獻公延范希文掌教焉見宋元學案及宋史

壬辰正月胡子持孫平叔劉正仲諸友於雁蒼建赤城先生祠賦唐律一十韻以紀其事 舒岳祥舜侯撰閬風集 按壬辰元至

元二十九年

句讀從朱老先生始從朱叟繹學經書本釋翁後與僧惟賢游假其書得五經始通大義于藍青所出他石玉堪攻文啟吾鄉秀心知百代崇先生從東坡學有詩上之推尊非苟合議論自難同先生因議開五丈河與坡公異意名節道鄉峻詞章淮海雄諸公交贊譽此老定磨礲舊祀儒宮側新祠佛寺東開山猶別子傳鉢許宗風俎豆干戈後詩書煨燼中千年期勿壞印印此心通

按永樂院記蕪鄉人朱繹家有論語毛詩先生從之借鈔耳未嘗受業也此謂始從朱叟繹學宋元學案謂師朱繹並誤又明靜大師惟賢乃智賢禹昭二師之師先生與二師游未嘗與惟賢游也道鄉謂鄒浩

淮海謂秦觀寧海縣志改道鄉爲台山大謬

遺書

易解經義考云佚赤城新志作易說云其家有鈔本

傷寒救俗方一卷書錄解題云寧海羅適正之尉桐城以方書召醫參校刻石

赤城先生文集十卷見宋史藝文志赤城新志作羅提刑集　台州府志云赤城集一百卷誤

遺文謹按赤城先生文集十卷今不傳遺文及詩散見赤城志赤城集等書葢千百中之什一耳

永樂院記赤城志寺觀門三　元祐七年春立在寧海王愛山碑陰刻結界文見黃瑞台州金石目
棻按公此記作於提點京西北路刑獄時當在紹聖初年非元祐七年立也

余成童時好讀書而鄉中無文籍惟鄉先生宋叟絳世傳論語毛詩皆無注解余手寫讀之茫然不知義旨之

罅隙唯永歎而已慶厤中有僧智賢師禹昭師皆里釋之秀者同游錢塘傳智者教以餘力事明靜大師惟賢通儒書能講五經論語二師性明敏志堅而氣剛各以儒釋二家自負不少下人余因得與二師游假其書卬其論議日浸淫開發聞此達彼由是知聖賢之門牆有可入者遂尋師訪友以終所業余知經術之爲樂權輿於二師也熙寧初余以赴泗水令去鄉凡二十有五年元祐六年始按刑二浙明年春抵鄉曲智賢已謝世惟禹昭師迓余於王愛嶺師雖雪梅松骨老瘦成翁其神清氣靜儼然若昔時敘別話舊傷往而感來遂相與泫然流涕師且告余曰此去東南三里即蔣山其院名永

樂老身之故棲也願公臨之因與之蹈雪躡翠入長松之徑登堂皇卷簾四顧顧美乎哉前巖後峰左岡右隴流泉若蛇屈曲而東注東北有峰最高曰石柱師向以多六楞名之也是時春色在物夕陽滿山野花開而百鳥啼微風起而白雲亂幽芳可擷逸興俄生於是與師扶欄握手相顧而笑論無生之法囂滌有慮之塵緣言皆投機默而心喻何必須過虎谿然後稱陶潛遠大師之忘形也與明日歸谿南師錄其建院之因求我作記且曰蔣山者蜀人蔣琬之後諱政字文通避地居此人以名山梁天監中捨宅爲海雲寺隋改曰海月唐末兩爲兵寇所焚錢氏乾符中鄉人王惠與僧道隆興之吳越

王賜名永安本朝淯化中貞惠大師常覺亦增葺焉治平初賜今額禹昭顧棟宇之巳隳勸檀那之植福有厤氏者鳩信士率財力新大殿作三門次建法堂僧堂方丈僧房廚庫及賓客之館凡七十楹皆撤舊成新易卑爲高始熙寧五年終元祐八年功告畢余得師所錄久弗暇書易路繖冇坐潁昌府久要堂竊思之自余登第三紀矣鄉曲少年無登第者亦無僧以儒釋學自負如二師者然則山川秀氣豈絕於吾黨也必將有豪傑之士發憤自奮或儒或釋揚名天下者矣然則余老矣不知其能及見否也因取其所錄暨余與二師相遇之始末及前日歸鄉之新事載之鄙文使吾黨少年他日觀

吾文知我起白屋之艱苦在故舊之難忘能自激昂以
成厥志此余作記之微意其院之畛域則紀於碑陰云

爾棻按據此記則赤城志所載嘉祐六年王俊民榜周弁寧海人元祐三年李常寧榜周煒周炳皆弁之子俱未可信也且弁以知縣贈少師尤繆

桐山石橋記

赤城集十四嘉祐八年立碑陰刻助錢姓氏見黃瑞台州金石目

距縣東北隅半舍之近有聚落焉曰桐山而一谿經其
中谿亦因山而名按圖識詰諸父老而皆莫究其所稱
謂之由每以霖雨暴澍諸壑畢會則是谿潄齧隄址洶
洶不可禦昔爲梁以木濟諸行者曾無期月之固由是
往來之人常病其涉邑姓有應氏名宗貴者實良民也
其先京洛人錢氏霸國始居於此亦有承制而爲校書

郎者宗貴視昔橋之不能固而人病其涉也遂一日集其族人與一鄉之强有力者議之曰橋之爲患也如是吾屬餘金穀矣將焉爲哉苟能甃石而易之其利不亦博乎諸君勛之於是各捐鏹以給其用召一釋子普寧以督其役不踰月而橋成凡植柱二十有五鐵板二十爲錢總五十萬一邑之老幼四方之商旅有過而觀者莫不喜歎之噫東皋野人世服農力穡而已非有文史之教也非有法令之驅也其守鏹畜粟以愚其子孫也宜矣而能捐有餘之貲與無窮之利以起千萬人之喜歎者不其韙哉使之推大是心能擇子弟率親戚教之以儒術已而成粹美之器中廉能之選俾德澤仁術有

所沾潤其爲利也豈止若此而已哉彼之喜歎者又豈止千萬人哉邑之士民羅適嘉其存心也爲之序其本末而書其同議者之名氏則附於碑陰焉按是時公尚未登第故自稱士民

遺詩 共十九首

天台茅橋在縣西二十里舊名通濟後以地多茅姓更令名羅提刑適未第時嘗露宿橋上後持節經此有詩云云今斷碑尚在赤城志地理門三題作題天台茅橋　天台續集別編

京城溼墨遺相知心繞天台四散飛記得小田橋上月五更和露溼人衣

寧海通遠橋在縣西二十五里崇福寺西羅提刑適有

憶西橋寄昉師詩同上 天台續集別編題作憶梁王寺過遠橋寄昉師拂岸作拂面宋詩紀事同

長憶西橋避暑時天風六月襲人肌水隨地脈來無盡雲過山頭去不知拂岸稚松應偃蓋當年游子已龐眉憑師莫動谿邊石留待東歸題好詩

天台天柱山在縣西九十里南有黃水峰 赤城志山水門三天台集題天柱山

孤峰插太清天柱此垂名造化功成後乾坤賴不傾夜星千拱小秋漢一梁橫欲問登臨處重梯四面生

題妙蓮閣 赤城志寺觀門閣在天台萬年報恩光孝寺天台集三台文獻俱作題萬年妙蓮閣

華頂西邊天姥東妙蓮開閣對羣峰清含銀漢三千界

香透金庭第八重畫棟有聲喔海燕澄波無影睡天龍夜深講罷何人見雲在青山月在松山天台集作天

筠軒在寧海崇教寺　同上　三台文獻題作崇教寺筠軒

花憶清軒上都忘居會稽秋聲先在竹月色最宜谿銀漢簷前直玉繩天外低何人倚欄檻爲聽下莊雞

慈雲院在寧海縣西十五里　同上　天台集作題慈雲寺

七十有餘歲不曾游此山因尋白雲路深入翠微開曉澗煙霞合春巖草木斑誰灰心地火占取一生閒

桐柏觀在天台縣西北二十五里　同上　三台文獻

欲訪琳宮入翠微滿山煙雨正梅時神仙事祕人難問造化功深世莫知海近因通三島信年多空見八分碑

身中龍虎吞天地誰肯留心繼鍊師

寄題池亭兼贈周道士 天台續集

太一仙人天上來口傳丹訣養眞胎赤城道士誰堪識

白髮先生或姓回 呂洞賓先生稱姓回以混於俗

窗外方塘幾畝蓮花開料亦似當年先生萏菡香中坐

應有人呼作水仙

游碧照庵 同上 三台文獻

長松青似染高杉翠欲滴餘陰入軒來滿座琉璃色達

人無六塵靜見照中碧庵內一鑪香萬緣自然息

石橋 同上

傳得旃檀相甚奇紺容光徹照須彌橋頭尊者來瞻禮

應憶靈山聽法時

題瑞相院　天台續集別編

招提臨古道窣堵壓孤山十里梅花樹都來一望閒

題萬竹山　同上

萬竹山中數十家重重流水繞桑麻飽餐鼓腹成何事
桃李春來任自花

題潘幾道杲亭　臨海縣志隱逸傳潘思孟字幾道與陳伯模爲友治平閒提刑羅適行部造其門命僕扶之納四拜孫大年字祖道宣和三年進士

行盡城西路爲君登杲亭無雲生碧落看日出滄溟逐影成何事負暄全我形交情長在目隔岸數峰青　三台文獻杲作果誤又暄皆作道疑誤按臨海縣志作暄又滄作東

石橋　三台文獻

飛瀑斷巖路天然石似梁始知融結日便作聖賢鄉水滸魚龍樂山靈草木香茶花本餘事留跡示諸方

送致政太師文潞公　瀛奎律髓宋詩紀事

曾將故老較量看五福如公信是難潞國封來多有歲太師以上更無官應留妙算安神器必得人才薦將壇他日宋家青史上始終臣節雪霜寒

試筆　前賢小集拾遺宋詩紀事

金門禿筆積如山黃閣磨煤夜不乾試借薦賢書稾看應無一字及孤寒

慈母石　寧波縣志

疊石江頭峻如壁舟人指云慈母石慈母名兮不可聞
巉巖阬壓秋江碧我聞慈母名啟我父母思人有父母
誰不思我思父母偏傷悲憶昔生我童稚時家貧日逐
圖生資父母衣我寧自寒父母食我寧自飢拾薪爲我
代鐙燭鬻衣爲我買書詩朝夕勸我苦勤讀戒我弗作
庸常兒嗟哉我生命多疾父母提攜延歲日忽朝臥病
一呻吟父母咿啞面如漆有時爲我祝神祇願我早著
藍袍歸此時我心常感發願如夫子言無違嗟哉我生
命多蹇少年不第第已晚況兼父母未死時食不飽兮
衣不煖今日身爲一命仕薄俸聊堪奉甘旨雙親已逝
掩荒郊薄俸翻將飽妻子有時舉箸食新鮮默默不知

雙淚漣拭目空將酒杯奠酒杯不到陰容前慈母石世稀有汝在江頭天地久我思父母不得養此恨當同汝不朽嗚呼罔極恩難報於今賴有移忠孝行當竭力事明君庶可揚名酬二親

謹按公生於天聖七年己巳治平二年登第年三十七而父母已亡故爲此詩以寫哀痛之情且矢顯揚之志故知仕而不負其君者必處而不忘其親者也

巢父亭 在汝州今石刻尚存

泊然巢一枝常靜不待息天地存遺井聊以見淸德窺者在爾心鑒者在爾力何爲病夏畦俯仰無慚色

按戚氏學標回頭再想汝州州同署見階前石刻巢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父亭詩云云宋紹聖四年三月初六日赤城羅適題

舊在西門染坊土中雍正元年始出移之州同署羅

嘗宦游此

州判陳伯模先生貽範 弟貽敘

赤城志治平三年彭汝礪榜陳貽敘臨海人字叔倫爲

蘇文忠軾曾舍人鞏所知終奉議郎湖南運判子克刪

定官有天台集行於世李察院庚爲之序治平四年許

安世榜陳貽範臨海人字伯模貽序之兄爲陳密學襄

胡安定瑗高弟與羅提刑適友歷宗正丞終朝奉郎通

判處州有慶善集行於世子師純師聖中八行

學源流陳宗正名貽範字伯模臨海人治平四年進

士嘗游安定先生之門又師事陳古靈而與羅提刑爲友歷宗正丞通判處州處州民懷其德有道不拾遺劍月照處州城之謠嘗減食田數十畝以輸學校於是有司及閭閻好義者相繼增給士賴以養好聚書有潁川慶善樓藏書目錄二卷在中興館閣所著詩文名曰慶善集弟貽敘字叔倫先一年登第官終湖南運判以文鳴爲蘇東坡曾南豐所知子師純師聖中八行從子克爲刪定官鄘瓊之變不屈而死人謂先生化行其家如此

大清一統志陳貽範字伯模臨海人治平進士歷處州通判游胡瑗之門又師事陳襄與徐中行羅適爲台學源流之首

宋元學案先生著有千題適變錄十六卷見宋史藝文志

台州札記赤城志慶善里在縣西北舊名迎恩因陳貽範有藏書樓曰慶善後同弟貽敘中第子師恭亦舉八行故改今名宋史藝文志慶善樓家藏書目二卷臨海陳貽範著明王褘萬卷樓記臨海陳氏有藏書之樓曰萬卷樓陳氏世儒家五季時自金華來居縣西之松里族大以簪衣冠相繼至宋少卿府君始即所居作樓藏書逮其諸孫大著府君復新之入國朝大德閒大著之季待制府君又新作之而聚書益多皆其後人待制名剛中字勿齋元史有傳（松里即慶善里在縣西四十五里）

遺書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傳記類存目鄱陽遺事錄一卷宋陳貽範撰貽範天台人初范仲淹嘗守鄱陽有善政饒人爲之立祠紹聖乙亥貽範爲通判因取仲淹在饒日所修郡堂亭遺蹟及其游賞吟咏之地采而輯之以志遺愛自慶朔堂至長沙王廟記凡十有三目前有貽範自序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序

漢孝宣帝常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天下之廣郡有太守能用良稱者幾人哉且鄱陽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爲楚東境後屬吳史記言昭王十二年吳伐

楚取番蓋其事也秦幷天下曰番陽縣屬九江漢更爲
鄱陽縣係豫章後漢建安十五年吳大帝時張昭等議
以豫章土廣人夥請分置廬陵番陽二郡初治郡故城
後徙吳芮卽今之所治也梁天監中置吳州陳廢爲郡
隋平陳罷郡爲饒州大業仍爲郡唐武德四年平江左
乃復置州則饒之爲州殆四五百年矣推諸牧守無慮
近千人然摭於廳壁記自開寶八年僞唐歸朝有鐵林
軍主張仁忠權知爲迄元祐壬申朔奉大夫鄒軻凡六
十有八人而比閱州圖經序賢牧內史者止吳周魴晉
虞溥隋梁文謙柳莊梁陸襄唐馬植李復七人焉求之
州圖閒有周虞梁柳陸馬李七公與顏魯公幷文正公

畫像以千百歲而守者近千人而其著於圖記繪像者陸虞二內史梁周二太守柳儀同馬常侍李刺史顏范二公九人云二千石之良不幾於難有耶余倅於饒見魯公雪程小娘被寇事特道其始末而圖其像以附文正公之祠堂是賢太守不可得而多也噫鄱陽之守近千人著於圖記繪像九人而公之德尤不泯饒人爲之立祠班春堂天慶觀州學之講堂凡三所繇景祐距此僅六十載香火不絕牲牢日盛較以千人閒流澤之遠惠愛之被獨公一人而已矣然公之遺風餘美實浹於物每於民之去思又豈止夫祠堂而已乎公視政日所以制作修刱之跡游賞吟咏之舊莫不敬而念之余因

采其所敬念者命曰范公鄱陽遺事錄非敢徼名於世庶其垂話於後而不啻於召棠之歌詠也且公始道判河中府徙宛邱歷延慶杭越蘇潤青潁邠耀鄧永興一十二郡純猷茂蹟燦在國史家集奏議何假於是歟如公所至有恩鄧慶二州民與屬羌畫像而生祠之御篆以襃賢碑額青史傳載四方[illegible]誠固已聞之矣竊疑饒之遺事或有所未聞者安得而弃乎紹聖乙亥六月丁卯天台陳貽範序

台學統卷四十六

嘉業堂刊